

Qingchunji

张曼菱
作品四

青春祭



我写的东西是我感受到的；我写的历史是活人讲的；
我的游历是我亲眼见到、亲自调查的。
我不是成天在故纸堆里，从纸到纸。

张曼菱
作品

青春祭

Qingchunj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祭/张曼菱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

2017. 11

ISBN 978-7-220-10309-4

I. ①青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07832 号

QINGCHUNJI

青春祭

张曼菱 著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内文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唐 婧
张 妮
戴雨虹
韩 华
祝 健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scrmcbs@sina.com

新浪微博

@四川人民出版社

微信公众号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624

照 排
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

自贡华华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

145mm×210mm

印 张

10.75

字 数

214 千

版 次

201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

ISBN 978-7-220-10309-4

定 价

42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目 录

青·春·祭

有一个美丽的地方

0
0
1

云

0
5
6

北国之春

1
3
0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1
9
9

为什么流浪

2
4
8

有一个美丽的地方

有这样一个地方，那里四季郁郁葱葱，遍地是涓涓的清流。

多年以前，在鞭炮和锣鼓声中，列车载着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城市。

从火车换乘大卡车，从一个城里出来的大群被分成了小群。一种失落的感觉越来越强……汽车绕过峡谷，忽然，有一个轮子滑下公路。车身猛地一震，我们几乎要被簸入深谷。车上一个女孩子突然喊叫起来：“司机，翻车吧！我们不活了！”

我有点诧异。我从没有绝望。每逢停车，我都用手绢在山泉里洗洗风尘。她的喊叫给了我一种悲惨的实感。也许，一切比我想象的更可怕。

在那青山绿水之间，我忽然看到一个深邃幽暗的峡谷，像

一张要吞噬我的大口，在等着我。

在县革委门前的场地上，早已云集着许多马车、马帮。主人们有的蹲在那里用舌头舔着薄薄的纸片做烟卷——后来我们的男同学几乎都学会了抽本地烟；有的在井台上磨一把匕首——在山寨生活中它是这样的实用、漂亮，知识青年们很快就弄到了这种匕首，一种新的身份的象征。

我们三五成堆地和自己的行李站在一起，由几个县干部拨拉着，分给一个个威严的马车和马帮首领。他们那黑色的脸膛、奇异的装束、当家的气派，使我暗自把他们称作古代的部落首领。

我们又再次被分成了更小的群，踏上更加细小和崎岖的道路。

马铃铛在幽谷里响着。对面山上青烟袅袅。有一队马帮在就地做饭。对面山道上，几个知识青年也在眺望。我们隔着山谷挥手，然后各奔前程。那个大喊“翻车”的女孩好像也在其中。

黄昏时分，这队人马到了目的地。我命定要在那里经历种种悲欢离合的小寨，隐藏在竹林之中。在一百米之外，我还没发现它的存在。狗吠声，缭绕于竹梢的缕缕炊烟，使那沿途伴随着我们的热带鸟的长鸣声减弱下去。走过小路的最后一个拐弯，密集的竹丛豁然开朗。

在空地上长着一些大树。它们一棵离一棵很远。那虬伏在地面上的粗大的根茎，像终生劳作的老人苍劲的手指。而那浓郁青翠的巨伞形的绿枝，却充盈着青年人的炽热的生命力，遮天盖地，无休无止地滋长。

夕阳在大树中间投下金子般的光斑。有一棵树上缠绕着十几条红布带。它裂开的树皮像一道伤口，正在流出鲜红的血样的树液。这就是龙树。如果有一天它拔地而出，化为五爪金龙飞入云霄，霹雳暴雨就会随之而起，把这个江畔的小寨淹没。每当人们发现大树中的一棵忽然流血，就立刻用红布条把这条正在蜕变的龙给拴住。

在最初的夜晚，这些不得飞升的巨龙曾带给我多少恐怖啊！当我外出归来，手电的微光总把我引离了小路，于是那地上的龙爪便阻挡着我的脚步。停留在树根上的磷火，被人惊起，张皇地、一飘一飘地窜过树林，往田野上空飞去。滴答！滴答滴答！几粒圆圆的果实打在我的肩上。

“谁？是谁？”

我喊了几声，几乎透不过气来。没有人答应，只听见一阵雨点般的声音，又是一片小果子向我投下。

月光似乎一下子分明起来。我正要向亮处走去，忽看见月光中出现了一个怪物，长大漆黑，好像大狗熊。它向我招招手，还发出“唔唔呀呀”的声音来。

野兽？坏人？特务？

我抢上小路，头也不回地跑回寨子。

第二天，那个面容温良的、总是细心地照应着我的小普少^①娃宝来找我，交给我那支失落的手电。是布比叫她来的。布比？就是那个放牛的老哑巴？他鬓发苍苍，身体粗壮，总是赤着紫铜般的背。谁也说不准他的年龄。他没有家，只有一个老姐姐嫁到江下游的外国去了。

原来是他，是他吓坏了我。娃宝说他去找牛，可我不要听。我觉得他是故意埋伏在那里吓人的。我不理他。当我看到恶作剧的孩子溅水在他身上，或是向他扔小石头，把牛群赶散，害得他跑来跑去地吆牛，我并不制止。娃宝总是跑上去呵斥、怒骂，有时给小孩们一巴掌。

我们站在寨子的公房前，每个人守着自己的行李，被人们围观着。

孩子们挤在竹篱上。我一朝那边望，他们就轻声地哄笑着，“哗”地又挪个地方。不看他们了，他们又在轻轻地叫唤着。这些细小的穿着筒裙的身子，有浅黑的脸色，戴着项圈还戴了耳坠。

有位老人在路上来回地敲铙钹，一面喊着傣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喊的是：“知识青年来了！毛主席给我们送姑娘儿子来了！”

政府的政策常常在语言翻译中被重新创造。知识青年向

① 普少：傣语，姑娘。

社干部请假，他会说：“最高指示，伟大领袖教导我们：农民没有星期天。”但如果你真有事，他也就忘了这条“最高指示”。

“毛主席给送姑娘儿子来了！没姑娘的来领姑娘，要儿子的来领儿子。”在许多地方宣传的都是这两句话。寨子里那些戴黑包头的老奶奶，拉着知识青年悄悄地问：“爸爸、妈妈有哇？”我们被当成了孤儿。

一个年纪稍长的女学生，被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领了回去。这一家刚死了妈妈。父亲让孩子们来叫“大姐”，然后拿出一串钥匙交给她，说：“妈妈没有了，就是大姐管家。这是谷仓，这是红糖、白酒、烟叶，这是钱、布票……”

一个男生分到了一双年轻夫妻家。那个血气方刚的汉子指着牛栏说：“兄弟，这条小牛是你的。等大嫂帮你喂大了，你就使它吧。”

他们对这些突然加入傣寨生活的汉族男女没有怀疑。他们以为我们将在这块土地上长住下来，传宗接代。

围观我们的人群让开了，那些有资格挑选我们的人走到跟前来。小孩子们也一下子鸦雀无声。“首领”带着他们。走到我身边的时候，“首领”皱了一下眉，指着屋檐下对我说：“你到那边去。”

人很快就分完了。小孩们看见自己家领了一个，就欢呼雀跃着离开伙伴，跑去帮拿东西，回头向孩子群用傣语喊：“我

们家的！我们家的！”那些自己家里没领人的孩子，便三三两两地跟着别人。

我担心，“首领”是不是把我忘了。同时，发生了一种牵强而又自然的联想：我父亲已经被送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去了。他的作品被批判。母亲在临别时叮咛我：“千万自己小心，你跟别人不一样……”

我跟别人不一样。

“首领”来到我跟前，没有再看我一眼，就一把扛起我的行李包。这是个五十多岁的瘦削男子，长脸，中等个，裸着的脚杆和手臂像青铜一样发亮，穿着布扣繁多的傣家衣裳。他眼睛有鹰的特征，总向前方凝视。

“首领”头也不回地在前面走，只在转弯的路口停一下等我。寨子里都是青石板铺路。每家都有院子。完整的傣家院落分为前院后院，带着牛栏、水井、菜地和果园，有的人家还把小河也圈进去一部分。

在小河里洗衣服，直到穿破，褪色，也显出一派皎洁，从不发乌泛黄。有什么在小河里洗不干净的啊！小河水总是这样的清亮。

“首领”的家就是这样一座“田园城堡”。

傣家陈设简朴，四壁空空，随时洒扫。丰饶的大自然培育了他们无牵无挂的天性。他们不善积攒，有了余款常是卷成一卷塞在瓦罐、墙缝里。往往竹楼起火，就烧得一文不名。然

而，在傣乡看不到叫花子。老辈人说，早些年间，这里更是地广人稀，稻米种出来，不及收获，就让它一片片烂在田里，所以土地十分肥沃。傣家的大米饭晶莹剔透，自己冒油，好像人们需要的一切营养都在里面了。

吃得傣家的菜，住得傣家的寨。傣家口味以酸为主。酸醋、酸笋、酸菜、酸果……种种的酸，可以杀菌解暑。

收工回来，男人提回来犁田捉的黄鳝、泥鳅，女人从小竹箩里倒出拾来的田螺。黄鳝甩进灶膛，在灰里“砰砰”地跳。螺蛳带壳煮。这些奇特的吃法令城里人骇异。多数知识青年只吃在城里吃过的扁豆、瓜茄之类。

也许是我的好奇心特别强，我急切地想进入这个新鲜的世界。另外，在那个人口简单的家庭里，我不忍违背那位高龄老奶奶的美意，也不愿扰了大爷的口味。我怀着一种热情扑向盛在瓦钵里、土碗里的各式难以分辨的菜肴。

劳动、流汗，带来好胃口。我也和小普少们一样采水芹，拾田螺。不久，我已经特别喜欢吃这些菜。我觉得神清目朗，开始时那种皮肤发痒，体温升高的“水土不服”症候消失了。

“首领”叫我称作伢^①的，是他的母亲，一位黑瘦的老奶奶，她像一棵枯干的老树，好像连走路都会发出“吱吱”声，使人担心它会折断。她已经八十多岁，不通汉语，耳朵也聋

① 伢：傣语，奶奶。

了。她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女性，还在厨房里劳作。

她穿一身黑布裙，使我想起童话里的老巫婆。可是不久，她那慈蔼的黯淡的目光，和她那一双干枯得像秋天的树枝的手，却使我回到了遥远的童年：

早晨，母亲把早点给我包好。阴天，把雨衣放到我书包里，还有一个梨或是一个橘子。但母亲忙于她的教书工作，她让我安静，甚至叫我到屋子外边去的时候也多。每学期我送上自己的成绩单。母亲漫不经心地看着，因为上面全是“优秀”。如果我没有拿到第一，母亲表现出一种淡淡的不悦，那是最刺激人的。

而伢却已是一位走在人世边沿上的极老的慈母了。她总是坐在那空旷的堂屋前，把草墩倚着柱子，守着饭菜已毕的厨房，等着我们。每当我推开院门，总觉得院里洒满了落日的余晖。

大爹说，自从我来家后，伢的精神好多了。我问，伢喜欢什么？大爹说，人太老，什么都不需要了，伢就喜欢我在家。大爹叫我做什么尽量在家里，在伢的眼跟前。要找伙伴玩，就约她们到家里来。

当我第一次把几个同学带到家里来时，伢默默地走进堂屋，“哗”地把一簸炒焦的带壳花生倒在我们围坐的桌上。当大家向她道谢时，伢已经没有应答的精力。她毫无表情地退下了。

我爱和伢在一起相处的短暂的日子。冬末春初，天天都那

么晴朗，空气鲜洁得像可以吞下去。清冽的泉水洗得人面如朝霞。我觉得每一天的气候和景物都像是为盛大的节日准备的礼品，我真不忍心把它当作普通的时日。难道将来也总是这样吗？

我们往往以为凝固不动的那些日子，其实只是人生的瞬间片刻。那时候，我和伢都以为我们会长久地厮守下去。

有一次，我看见伢站在院子里，用手摩挲着我晒在竹竿上的一件花衬衫。她珍爱地看了又看，又慢慢地走进厨房里去。

大爹，就是“首领”。自从他把我领回家，说“你就在大爹家了”时，我就开始叫他“大爹”。大爹是合作社社长。这个地方是“九大”以后才公社化的。大爹只有一个儿子，在山上给社里烧窑。当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大妈就“打摆子”死了。堂屋墙上的弯刀、猎枪，使我构想出一个青年猎人的形象。我觉得他腰里一定有一块虎皮，像古代的武士一样。

从我来后，家里的用水都是我挑。早晚各三趟。

竹槽引来山泉。青石砌了长方的池，搭着草棚。井边是女人们的天地，普少们、小媳妇们在那儿交谈几句，约定一块儿赶街，或打听出工干什么活。有时外寨的小普毛^①到泉边来候他的意中人，大嫂们就坐在一边玩笑，让他把每个人的桶都打满水。大家挑水回家时，就去帮他叫人。

① 普毛：傣语，小伙子。

挑水是女人的事。小普少和年轻媳妇们，累死也不能让家里的男人出去挑水。挑水的男子总被人议论、可怜或讥笑，因为那说明他家的女人病了、生孩子，或是吵架回娘家了。

大爹原来却一直是长年地挑水。人们说，他总是天不亮就到泉边去，只要见到一个女人的影子，他就站到路边的树后头去。

挑水使我成了家庭的一员，成了傣寨的一员。早晨，我晃悠着水桶出门。大爹站在台阶上用一副当家人的神情漫不经心地看着我。当我担满水进门时，他只是略略走开，给我让路。伢已经把水缸盖打开，正坐在灶旁翻弄着烤糍粑。家庭里静寂无声。家庭里充满了愉悦。

大爹一字一板地说：“今天出工去打坝，你不会搞，挑畚箕去吧。”他指指地上一双新编的、带着青色竹皮的畚箕。

伢给我小竹箩里放进芭蕉叶包好的午饭和几根芭蕉。

伢又把热乎乎的裹着蜂蜜的糍粑递在我手里，指着门，催我该走了。

每年冬闲，傣寨都要去把所分的一段江堤加固。在清波浅退、白沙片片的大盈江边，漫长的江堤是一条高耸的林荫路。江堤上整天都像凉爽沁脾的早晨一样，在那儿干活不觉累。

“打坝啰！”第一天打坝像过节一样，孩子们也跟着去玩，顺便拾点干树枝。普少们边走边哼唧唧地唱着，她们带着害羞的神情唱汉族歌曲。

火红的高大的攀枝花映入蓝莹莹的天空。妇女们在花下站住了。一个在旁边原野上抓田鼠的小孩被叫了过来。他摘下竹笠，赤脚一蹬一蹬，蹿上树去了。

一枝枝攀枝花像一把把火焰从空中投下来。惊呼，欢笑。少女、小媳妇和老太婆们立刻扑了过去，往地上抓，往空中抓。表示三种身份的三色衣服交织起来，乱成一团。年轻媳妇敏捷地截走了小姑娘快到手的花枝，不顾一切的少女把老婆婆擎着的花枝掐走一段。

这突然展开的热烈场面吸引了我。平时，傣寨的长辈都有驱使普少普毛的权力。在这场鲜艳的花雨中，她们之间是这样平等。

那些得了花的人胜利地站在一旁呐喊助威。在戴花之前，争夺就是一种欢乐。我面对着一个青春旺盛的民族。我虽才十九岁，却已带着一种暮气。

我也爱花。母亲窗台上有只景泰蓝花瓶，总是由我去换水添枝。可是，城里人从来也没有想过用鲜花来装扮自己。从上学起，我的小辫上就只扎过橡皮筋。我非常顾虑被师长们看作是会打扮的女孩。人们曾经用一种“不美”就是“美”的理论教育我们。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反复洗一件新衣服，希望它显得陈旧些。

而今面对这空中降花的奇观，我只是好奇地观望着，胆怯地拾一两枝没人要的小花。

小孩在树上顾盼着，挑选着。他小得像一只金丝猴。下边

的一伙只是拼命地叫：“安虎，那枝，再过去，那枝！上头，上头！……”他踩着颤抖的细枝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。

当她们都气咻咻地理着鬓发，整着衣裙，把火红的花枝装戴起来时，“啪！”最后一枝花扔下来，安虎抱着树干往下滑了。

又一阵惊呼声被激起来，这是仿佛鸟鸣一样没有固定语气词的惊呼。最后的这枝花非常繁茂，好像闪光的鲜红绸缎。花朵奇大，与众不同，好像花中的公主。立刻就有几个人抛下手中的花枝重新冲上去。花枝一下落在两个人的手中：一老一少，身材和面庞都一样。两人怒目而视，都不松手。穿一身黑的老大妈牢牢地握住了花的主干，穿白上衫和孔雀蓝筒裙的少女抓住了枝上最夺目的几枝花。

人们哄笑着：

“碧郎，使劲！”

“咩碧郎（即碧郎母），抓牢啊！”

猛地一下，咩碧郎夺去了整枝花。

人们哄地大笑。碧郎冲上去，朝着她母亲落下的一块大披巾，狠狠地踩了一脚。大伙又笑。咩碧郎骂骂咧咧地上来拾起披巾，拍打着尘土。碧郎生气的杏眼里才露出一丝解恨的笑。她望望小普少们。猝不及防地，她的目光碰见了我的目光。我正呆呆地看着这一幕。她从我的眼中也许看出了惊异。她哼了一声，回过头去和别人说话。她非常傲气，也很美丽，丰满鲜艳，在小普少中就像一位公主。

碧郎她们，正是傣家女儿长得最好的一代。按照传统美的要求，她们用一根宽布带裹住腰肢，小普少个个出落得苗条浑圆，婀娜有力。传统的傣族女子，前胸要用一块布紧紧地绷起来。碧郎她们却解放了自己。

碧郎的杏眼、丰唇看来十分温柔，骨子里却是活泼泼的，热辣辣的，顽皮捣蛋，毫不容情。打坝时，她用泥块和小普毛开仗，把人家雪白的衬衫弄一块污泥。她却一点不抱歉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

小普少飞扬跋扈，作弄小伙伴，使唤小伙子，目无尊长，也就是那么几年的黄金时光。在得意中，她们又掩盖不住迫切想出嫁的心情。可是等到她嫁了人，再没有谁宠她、怕她了，人人都使唤她。槟榔染黑了牙齿，少女变成了大嫂。每天傍晚，再不能到龙树下唱歌了。

当碧郎欺负得我无奈的时候，我常常巴望她快点出嫁。

只给我评了六分，说等我学会了农活，再提升。娃宝她们都是八分，而碧郎评了十分，成为普少组的“标兵工分”。在那闹哄哄、昏暗暗的公房里，只有会计的桌前放一盏汽灯。评到碧郎的时候，一说“十分”，大伙都叫：“同意哇！”有一个小普毛的声音高叫着：“夯里呢！”

“夯里”就是好看。好看也能评二分吗？

我打不惯赤脚，也找不着出工和回家的路，遇到那种独竹小桥，还得娃宝先过去了，又转来接我的担子。